

●藏书家故事

# 宋版书的故事

陈德弟

人家藏有一部宋版书——东晋袁宏的《后汉纪》，且书中有陆游、谢枋得题签手评。朱大韶非常想得到这部稀世珍品，于是上门出高价购买。主人坚不肯售。朱氏三番两次登门索购。主人开玩笑道：“先生以府上一美婢可换此书，否则绝不可能。”朱氏走火入魔，真的将一美婢换了此书。婢女临行前，题诗于壁，道：“无端割爱出深围，尤胜前人换马时。他日相逢莫惆怅，春风吹尽道旁枝。”朱氏读到此诗，五味杂陈，悔恨不已，寝食难安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
与朱氏同时代的藏书家王世贞(1526—1590)，也曾以一座山庄，从书商手中换得宋版两《汉书》，即今日的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。得书后，王世贞欣喜异常，如疯了一般高兴。清代藏书家马思赞(1669—1722)对宋版书亦有奇嗜。他听说学者查慎行家藏有宋刻本《陆状元通鉴》，多次求购未成。后查家安葬亲人，请风水先生测得马家一处田地

为风水宝地。马闻之喜出望外，声言愿舍地换书，终以十亩良田换得。

举这些极端事例，是想说明宋版书珍贵到了让人痴迷的程度。时有较理性之学者，不认为宋版书皆好，提出还应该择善而从，如清人王士禛(1634—1711)就说：“今人但贵宋槧本，顾(回看)宋槧本亦多讹误，但从善本可耳。”(王士禛《居易录》)

也有讽刺痴迷宋版书者。清人陈其元(1812—1882)在其所著《庸闲斋笔记》中讲了一个故事：说有王鼎臣者，在昆山做官时，得一部宋版书《孟子》，深藏楠木匣中，到处炫耀，陈请一观，王出示之，陈翻阅数页，觉得和监本(国子监刻本)无差别，便问王：“读之可增长智慧否？”王答：“否”；陈又问：“可以之校勘它书，多出

数行吗？”答：“不能”；陈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监本易得还便宜，阅读方便，也不用整日提心吊胆害怕受损被盗，何必费百倍之钱购之？”王略愤，说“君非其人，不可共赏”，急收起。故事真假不重要，主要告诫世人不要过分迷信众趋之事，自己要有正确的认知和定力。

近人天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(1891—1984)先生，藏书四万多卷，中有宋版书多种，生前悉数捐献给国家图书馆、天津市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，受到人们的赞扬。周老曾说：“回想自己在七十多年的藏书生涯中，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。如今我为这些书籍，来自于人民，又归之于人民，得到了最好的归属、最好的主人，无限欢快，非昔日之情可比拟。”周老化私为公，造福国家，惠泽士林，其情操何其高尚，胸怀何其大哉！



●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虚伪的人为智者所轻蔑，愚者所叹服，阿谀者所崇拜，而为自己的虚荣所奴役。——培根

## 名与好

阿朱

失望不是坏事，通过反思，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鉴赏观。不要先入为主，预先给名人加印象分。加几分，过后往往给自己添几分堵。

每当有泰斗级导演推出新作，相当多的名作家，乃所谓“一本书”作上映前必万众瞩目——然而，大多数作家也，一生中仅有一两部作品脍炙人口；名导演亦如此，一部成名作之后，全是烂片者，并不鲜见。所以“有名”不等于“好”，将两者画等号，那是读者、观众自己存在认知误区。

每当有泰斗级导演推出新作，相当多的名作家，乃所谓“一本书”作上映前必万众瞩目——然而，大多数作家也，一生中仅有一两部作品脍炙人口；名导演亦如此，一部成名作之后，全是烂片者，并不鲜见。所以“有名”不等于“好”，将两者画等号，那是读者、观众自己存在认知误区。

失望不是坏事，通过反思，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鉴赏观。不要先入为主，预先给名人加印象分。加几分，过后往往给自己添几分堵。

“我的眼里，只有好作品，没有好作家；只有好电影，没有好导演。”一位主持人最近如是说。理由很明显：应该调整自己的鉴赏观。不要先入为主，预先给名人加印象分。加几分，过后往往给自己添几分堵。

《澹宜书屋六咏》纯属无意中的发现。当时，它被压在书架底部，很不起眼，我在选书时偶然见到一部泛黄的

线装书，封面的题签已失掉，看书名页，方知是《澹宜书屋六咏》。书后有查为仁跋，大致是：乾隆七年冬，水西庄的查为仁在澹宜书屋周边拓建了水琴山画堂、古芸室、衣月廊、竹间楼、花影庵，作为“投老偃息”之所，并为六处建筑各赋诗一首。后邀请海内诗词名家围绕这六处建筑各作六首，或赋诗，或填词，与之应和。书中收入的应和之作分别来自沈德潜、陈邦彦、吴廷华、符曾、陈章、金焜、厉鹗、沈廷芳、赵虹、刘文煊、潘世仁、陈皋、吴可训、赵贤、万光泰、王承祖、查羲、高嵩、查昌文、陆宗蔡、释佛云等，共三十二人。他们尽情描述查氏园林建筑的美景佳色，称颂主人的精深学识和“身与白云共吞吐，心闲何必身出家”的高旷胸怀。

水西庄的历史文化复杂多样。成功复建一座水西庄，需要集思广益、科学论证、充分准备、谨慎从事。《澹宜书屋六咏》即可补充水西庄研究乃至天津文化史研究上的不足，也可作为恢复重建水西庄园林、天津园林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有益借鉴。

《澹宜书屋六咏》一书流传甚少，我依此加以点校整理，内中文字仍保留原书之繁体字，以便使读者更能窥其诗词原意，为便于区分内容，原书并无目录，整理时另加了目录，书后附以拙文《黄裳盛赞水西庄和天津版刻》，刊行于2021年《文津》第12期。杜鱼先生作《编后记》云：“章用秀先生藏《澹宜书屋六咏》，乃查为仁《蔗塘外集》之一种，国家图书馆《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》未见著录，因知其至为罕见也。今藏者以大公之心，将其标点问世，化身千百，布行四方，于水西庄及查氏家族研究，于天津文学并文化研究，皆可为功德之事。”

## 另类“鸡娃”之路

李元

对生活在大中城市、家庭经济条件较为优裕的父母群体来说，“鸡娃”一词早已耳熟能详，并且身体力行。“鸡”在这里作为动词使用，指的是“给孩子打鸡血，让他(她)多学知识”。随之而来的，则是中小學生群体难以忽视的心理问题，让家长更加感到左右为难。鸡娃，怕孩子压力过大影响身心健康；躺平，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

冯丽丽的纪实作品《下乡养儿》，给出了选择之外的第三种可能。书中故事发生在2009年，作者夫妇面对的已经不是如何能让一年级的女儿天天考得更好、学更多特长的问題，而是她根本不愿踏进校门的问题。因为怕上课，天天干脆退了学，待在家里不出门，父母只好辞去工作，陪着她昼夜颠倒地玩玩具。就在一家人过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，天天父亲的朋友乔老师得知了情况，邀请他们去自己家附近的农村居住，过一段有规律的生活。

下乡养儿之路自此开启，这一过程，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“鸡娃”，“打鸡血”的目的是让天天成为独立的、有力量的孩子。城里娃天天虽然对农村的环境觉得新鲜，却总是把“怕”挂在嘴边，不敢自己出门活动，与同龄人起了冲突也不知怎么应对。父母习惯了无微不至地照顾她、保护她，第一反应是帮她出头解决问题。乔老师却一针见血地指

出：“为什么天天没有力量，什么都怕呢？因为她在学校或外面遇到的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。一定要让她自己面对困难，不能在外面是条虫，在家里是条龙。”

乔老师每天来给天天“上课”，但并不是教她读课本、做算术、背单词，而是带她一起做午饭。一开始，天天对这项任务颇为抗拒，但在乔老师身体力行的带动下，她一点点学会了买菜、生火、炒菜、包饺子、洗碗，还有洗衣服、饲养动物，等等。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，提升了条理性和自理能力，和村子里的孩子们相处也融洽起来。

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变化的不只有天天，还有她的父母。他们认识到，之前的过分呵护，其实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过于孱弱，不敢自己面对问题，才会因为一点小挫折就把自我封闭起来。在发掘出孩子的主动性之后，反而收获了更多的惊喜。全书临近尾声的时候，天天的父母白天要回城办事，独自在家的天天将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，喂鸡鸭兔狗、放羊、给自己做饭、洗碗、洗衣服……还为父母准备了饭菜。母亲冯丽丽感动地写道：“让她承担，她才能独立，才能成长。”

根据后记和相关采访所述，天天后来回归了校园，性格变得开朗自信。无论她现在是否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这次“养儿”背后的意义都值得家长深思。

## 《澹宜书屋六咏》的偶遇

章用秀

一本《澹宜书屋六咏》，书于清乾隆十二年(1747)，陈皋手写上版，软体字，版刻精美。该书为水西庄查为仁《蔗塘外集》之一部，是查为仁本人和所有赓和之作的汇集。诸多资料鲜为人知，极具史料价值、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说到与此书的偶遇，就不能不提及当年天津文化街上的册府书店。“册府”在文运堂书店的楼上，专售线装古籍，三面墙都是整齐排列的书架，书架上的旧书名目繁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书店负责人彭向阳知我研究天津历史文化，十分支持。每次到店，他都跑前跑后，为我搜寻天津乡邦文献。我收藏的《碧琅玕馆诗钞》《稔斋诗草》《朗山诗草》《闻妙香馆诗存》《紫箫声

多数数人都会忽略翻页的过程，只在意翻页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剧情。殊不知，翻页也是读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书的容量再大，也需要通过翻页提醒读者要客观；人生的变数再大，也需要通过翻页来对过去和未来总结与审视。书页起伏的瞬间，心灵所处的状态微妙而神奇，似乎是小小的放松，也似乎是短短的顿悟。虽然极小极短，但却极为重要，如果没有了此刻，读书往往会陷入主观而盲目的境地。所以，翻书远远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与无意义，书页起伏中暗藏玄机。

读书时，最喜欢翻页时书页起伏的时刻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像是要飞起来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墨香，伴随着读书时静谧恬然的心态，有恍若梦中的浪漫与惬意。

众所周知，起伏不定的事物进入眼中，常会让心灵也跟随波动起来。那些起伏的海、起伏的麦浪、起伏的山脉，与人生何其相似。而一本书页起伏的书，想必就是最小的海、最小的山脉、最亲切的人生。

读书的过程也如人生一般。陷入文字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奔行，或喜或悲，或简单或复杂，每当翻开一页，面前似乎就出现了新的风景。大

## 书页起伏

石兵



津门购书记之八